



雪，误落在都

盼了好久，终于下雪了。

偶尔发现雪总是在晚上下的，因为夜是静的、大地是静的、雪花也是静的。静谧的夜，唯有星星点点的雪花点缀，再加上路旁昏暗的路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恬静柔和。美美地睡上一觉，期待着翌日那银装素裹的世界。

天不遂人愿。早晨起来，眼前的景象和我的想像有天壤之别。没有银装素裹的大地，没有堆满白雪的松树，更没有成群的小伙伴在空旷的场地上打雪仗、堆雪人。取而代之的是满地黑湿的雪和城市环卫工人正在扫雪。行人走的都很匆忙，他们都是去上班的，偶尔身上有一两片雪，他们也会很厌恶的抖去，根本没人会在意这大自然的馈赠。此刻我才明白，我永远回不去了。记忆瞬间定格，与记忆中童年的雪景重合了。

记忆中伴着柔和的灯光，端着小板凳在门前等待着雪的到来。雪姑娘可真是性情多变，时而缓缓降落，宛如一位柔弱纤细的淑女；时而随风肆意飘散，宛如一个活泼好动的淘气鬼。妈妈说，白雪铺地的感觉最美。

翌日清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早早地就起来了。那白雪铺地、银装素裹的场景比我想象中的更美。相较雨而言，雪更能勾起人的诗情，一种恬适、宁静、明朗、纯净的情感一瞬间就随着雪浮动起来。这种静是有声音的，用心倾听大自然这首“无声之歌”，让我感觉到大自然是很神秘的。站在窗前，望着远远近近的屋脊，白茫茫的像一层棉被一样。先前那些黑黑白白的不同、沟沟洼洼的树木也顿时显得年轻多了。这难免会让人联想到一位时尚妖娆的中年妇女，多用了一些遮盖皱纹的粉底，又多涂了一些增白皮肤的霜剂，白了，也嫩了。松树上堆着的雪花也像卷了一层厚厚的棉花，一阵风吹过，零星地飘落几片雪

花，落在树下平铺的雪地上，留下无数针眼大小的缝隙。这个时候，我们小伙伴们的心里只会想起一件事，那就是去打雪仗、堆雪人。在手接触雪的那一刹那，那股寒意瞬间随着指尖游遍全身，身体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小伙伴们扔过来的雪球砸到身上瞬间如烟花迸发四溅开来，有的溅到脖子裸露在外面的部分，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雪从固体融化成液体水的一个过程。但是比起那份激动、热情，这一丝丝凉意已经算不上什么了。雪球来来回回的不停穿梭，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童年梦。

雪留给我的记忆，永远是美好的。无论是小时候在乡村行走在落雪的旷野，还是读书的时候背诵到那飘满白雪的词。伴随着冬天第一片雪落下，我的心情就像个孩子一样活跃，因为雪意味着寒假的到来，意味着年味重了。每每想到这儿，我的内心深处就会浮起阵阵暖意。

然而都市的雪如此短暂，没有人怜惜，更没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去欣赏上述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我想，如果一定要落雪，那就落到乡村去，去尽情地包裹那朴素的季节，让白白的雪衬托蓝蓝的水，让大自然这神秘的馈赠再去塑造一代又一代孩子童年的梦。



(庆苗苗)

思念如雨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下得并不大，风却是不小的。“哗”地一下把在半空中的雨点们揽起，迅速地跑到另一边把怀里的雨点抖下。无助的雨滴们只能顺着风儿的方向流浪，“啪”，它们打在了我的窗户上，慢慢地顺着玻璃边儿划出雨痕。雨不停地下，越来越大，大到雨点沿着边不经意地滑到我的心中。

雨点不停下滑，落入我的心田，触动我压抑已久的思念。思念它本安分，只是有时顽皮，然而今夜的雨却不禁撩动了它，它再也按捺不住了，它要长大，它要发酵，它要爆发。终于思念成雨，泪眼星星。

有无数次这样的夜晚，阵阵雷鸣，风雨不断敲打窗户的声音使得我难以入眠。盯着一半亮一半暗着的天花板，听着旁边熟睡人的打鼾声，叹了口气。无奈。毫无睡意的我故意转发出很大的声音，成功地将打鼾的奶奶吵醒了，一如我预料的那样。

“怎么还没睡啊？是不是我打呼吵到你了啊？”我知道她肯定是强忍着因意来陪我说说话解闷的，可仍自私地一次又一次地吵醒奶奶让她陪着我说话。有时聊到一半她受不了困意再次睡着也是常有的事。

“睡不着。”翻过身去，在黑夜里努力看清她的容貌。我们通常聊着家常，从菜市场价到谁家生了孩子，从她如何与爷爷相识到想象我以后结婚，几乎无话不说。每每谈及未来之事，她总免不了带着一句：“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她哀伤无助的语气刺痛了我，然而我却只能用“你可以的，你会的，只要你希望。”这样微弱的起不到一点作用的话语慰藉她。其实连慰藉都算不上吧。这种无数次从她那里得到力量，然而我束手无策无法帮助她，只能看着她一点点老去的感觉实在是糟透了。

我不想她离我而去，我害怕那个时刻的到来。每思及那个必然的未来，身体就颤抖不已，大脑再也不敢往下想了。她现在还在这里，虽不是触手可及，但她肯定在家像我思念她般思念我，甚至比我更多。

我思念她的宠溺。有时即使是我做错了事，讨了打，她也会出来袒护我，跟生气的爸妈说：“小孩子，不懂事。算啦，算啦。”然后推着回房间。

我思念她的固执。她托人买东西，钱是一定要付的，不管钱是多还是少。你若不收她的钱，她便会板着脸对你说：“你看不起我的钱啊？我托你买的，你就把钱收着，你送给我的，我一分都不给你，你想我给我都不给，管你是几万还是几亿。”

我思念她的手艺，特别是她做的番茄鸡蛋面。她每做给我吃一次就要说一次这个做法，至今我也能说得上七七八八了。前段日子我回家，她因痛风无法下地走路，可仍要忍痛给我下面吃，我快摇成了拨浪鼓的头才打消了她的想法，并承诺给她下面吃，不得不说我做的真的不怎么样，吃惯了她做得美味面条，再吃自己煮的“平淡”面条，实在是种别样折磨。她却开心地当面吃了个光，甚至还添了点。

我思念她的小气。她对自己实在是太抠门了，舍不得为自己买一双鞋，一件衣服，甚至是小玩意儿。却舍得买十块一斤的肉和排骨，来做给我们吃。

我思念她的孤僻。她很不爱聚会，无论是以前的同事还是同学邀请她去，她总是能推则推。她老爱跟我说：“(如果)去吃嘛，肯定要还的啰。麻烦，还容易出事，啊是？我们在家吃，一样的。”

我思念她的啰嗦。以前上学出门前，她会问有没有带作业、钥匙、月票。现在她会说最近冷，多穿点。别不舍得花钱，多吃点。都是零零碎碎的话语，拼凑起来却如此温暖人心。

我思念……带着微微地害怕，思念着那个花了几乎半生都在照顾我给我力量的女人。

外面的风雨一直狂啸着，犹如我对她的思念连绵不绝。思念成雨，思念成灾。

(几茶)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报

“喜迎校庆10周年专栏”征稿启事

2014年9月，学院将迎来校庆10周年，为喜迎校庆，充分反映校园文化，展示校园生活，抒发师生员工爱校、爱校心声，向校庆10周年献礼，《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报》特开辟“喜迎校庆10周年专栏”，现向全校师生员工征集作品。被选用的作品将再经中选拔，届时将在校庆专刊上予以展现。

作品要求：

1. 来稿题材，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字数在2000字左右；
2. 书画、摄影作品等篇幅在5张左右，以图片形式投稿。

投稿要求：

电子邮件形式投稿（正文范围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以附件形式发送至院报编辑部：yuanbao4ban@126.com（英文小写）

稿件一经录用即付相应稿酬，本报编辑部及时与作者联系。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截稿日期：即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党委宣传部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院报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思念

是缠绵哀婉的一曲悲歌
是灯火阑珊之时突然的落寞
它是人世间最意犹未尽的字眼
它是人世间最曲折回肠的体验

思念是痛

像一场刺骨的寒冷
却内心温热 犹如初雪飘落肩头

惜君如常

我在远方

思念是苦

像咖啡流溢于唇齿间
微微的苦涩里掺杂着淡淡的甜

思念是美

那是西厢小姐手上的一针一线
指尖缠绕无尽的相思
那是夜下旅人浪迹天涯的马蹄声声
声声蔓延至远方

(张皖露)

思念是一条河，任喧嚣流淌。

人生若只如初见

那一夜，月色冰凉，微风拂过了窗，沈宛静静地持着一纸信笺，任思绪飘向远方，飘向千里之外那个在这世界上她挚爱的男人——纳兰容若。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沈宛低低的吟诵，她仿佛看到了那个已失帝宠的班婕妤：多才的她独自在入秋的天气里收拾房间，将一把美丽的扇子收入箱子，泪水盈眶。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深得帝宠，素有“古有樊姬，今有婕妤”之称的班婕妤会落到如今这个地步。沈宛叹了口气，但一想到纳兰，不经勾起嘴角，那时的她可不像班婕妤那样含蓄，她去京城寻他，在京城黏他，回江南等他。只因她明白：拼出的是人生，而等出的是命运，就像班婕妤等来的是白骨红颜。这一刻，她忽然渴望化作一缕清风，将她的思念穿过这时空的障碍，传递给远在京城的他。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法国作家缪塞尔说：最美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

李煜倚着栏杆，静静地望着如水的月光洒在地上，思绪翩翩：当年他有着帝王尊荣，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有着后宫佳丽三千人，更有着娥皇女英与自己伉俪情深。当时的自己是那么的自由、欢乐，现在却被困于一个小小的牢笼，被赐封违命侯。在这里，他必须小心翼翼的才能活着，但他是如此思念自己的故国，那个与他手刃掉的南唐。这一刻泪水决堤，他不想再顾及自己的生命，只想为他的国家、将士、人民放声高歌一曲：“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知道，他将命不久矣，但他不悔，他只希望如若还能再见故国臣子，他能得到他们的原谅。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时隔多年，沈园数度易主，人事风景全部改变了昔日风貌。陆游看着这完全陌生的风景，悲伤涌上心头，不由吟出“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尽管相隔数年，他对唐婉的感情却是始终不变，他是如此思念他的亡妻唐婉。他想起，那年他与表妹唐婉的再次见面于沈园，却已是物是人非。他娶了王氏，而她嫁给了赵士程，他们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于是，他提笔写下《钗头凤》怅然离去。等他再次回来发现她的和诗时，她却已经悄然病故。正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她离开了，却也不曾离开，因为她和着思念一直活在他心中。

思念的旋律是如此浓稠而又忧伤，我却愿伴着这美好旋律直到永远。

(王芮)

冬——静

“夜中月明，寒光浸骨，双颊如抵冰块。月下的景物都如凝住，不能转移。天上的冷月冻云，真冷得璀璨！重裘如铁，除自己骨和肉有暖意外，天上地下，四围的一切，都是冷的。”这是冰心阐述的冬天。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认为吧。冬天，冷的代名词。可是，或许因为我是冬天出生的，所以冬天在我心里是独特的。冬天，我闻到了静的气息。

冬天，虽然没有春天迷人的鸟语花香，没有夏天壮观的闪电雷鸣，没有秋天诱人的丰硕果实。但也只有冬天才有银装素裹，粉妆玉砌。虽然有很多个虽然，但是，仅此一个但是便已足够。张开双臂，置身其中，细细品味，你感受到了吗？冬天，静的气息。

初冬的河风，凉意袭来，驻足于岸头，你感受到了吗？水安静的呼吸。不禁让我想起，那恬静的微笑，那宁静的话语。初冬，像一位美丽的、高贵的、矜持的公主，舞动着她那神奇的面纱，她说：“我想，将来我们可以一起去普罗旺斯；一起去种一片薰衣草；一起去呼吸充斥着沁香的葡萄园……”

严冬的早晨，下雪了。雪花依稀可数，隐约难觅，仿佛天上有位神人漫不经心地散落了几个细碎的花瓣。雪像烟一样轻，像银一样白，飘飘摇摇，纷纷扬扬，从天空中飘下来。午后的大雪就像扯碎了的棉絮，气势磅礴，漫天飞舞。风雪弥漫了整个都市，到处白茫茫一片，房顶、树梢都盖上了洁白的雪，晶莹剔透。一夜过后，一切都是银装素裹的样子，任谁都不愿毁了这份美，这份静。境随心转，静在其中。法国的一位的女诗人，克鲁兹，她在昂苏维留下过一首诗“阳光洒满的街道，薰衣草点点的紫色映满的山头，夕阳里，微微辛辣的气息交错，也许，可以任他们细细低语。也许可以，让我们从此静谧呼吸……前方的路小路不知尽头，但我愿一直走下去，只因，我知道，它定会通向幸福”。我喜欢这句“通向幸福”，因为包含太多的含义，简单又甜蜜，静谧的天地，就呆在这里，不好吗？

冬未了，夏在慢慢地接近。月留下的依稀身影，在小楼的窗畔，搁起满室月光中的一朵，连心都会沉醉于如此宁静的气息里；我相信，你，也会。也许，会无聊，但若，小楼别具一格呢？中世纪的装饰，古木色的基调，一种慵懒与清晰，因其中安静的气息，捧一本诗集，听一首(see you see me)，任时间在扉页间流过，这是在打发时间吗？不，这是一种享受，如此无拘无束，无任何的不安，更无拘困。即使，在摇摇椅上，月光前，静躺一晚，上，我也愿意。

时间的车辙静静碾过，而如若，你只顾一个头的奔向目的地，如此，当你喘息不已时，你，会后悔吗？会的。所以，与其任周围的风风景模糊的擦过你的肩头，不如，放慢脚步，静静的欣赏冬的温暖……于静谧中度过冬天，你，愿意吗？

(季果果)

莫辞

黑色的雾气透露着杀的气息，
是灯光给了我奇迹，
是我的思念，
还是你又穿上了嫁衣？
谁也唤不起那黎明，
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可以等待的已不须等待了，
不用等待的早已离开了。
是我抓不住你的衣袖，
你，决然地挥了挥手，
任我跪求，黑夜中……

(苏醒)

冬日遐想

暖暖，春花开，带着浓郁的花香，在那杏花春雨，桃红柳绿的莺歌燕舞中引那蜂蝶婉转，烟雨斜阳。

哗然，夏雨刷，带着沙哑的咆哮，在漫天的滚滚甘霖撒下，无情的厮杀，却换来群星熠熠，绿意深浓。

无声，秋叶落，带着浓重的酒味把果实催熟，田野里的风一点点的收，片片金黄，洋溢着幸福的香味。

渐渐，冬雪降，带着寒风的附庸，刺入温热的胸膛，独剩暗雨三更，晚来霜风。

冬日似乎与生俱来就比其他的日子少了那么一分色彩，陪伴它的就只有那层烟雾霭、残风斜雨，和那光秃秃的树，不说那平日里争奇斗艳的娇弱花儿，就连田野中那随处可见的顽强草儿，都难在冬日觅一丝绿意。

但冬季却拥有最诱人的馨香，那一年有三季都光秃秃的梅树在寒风中沐浴，一夜风雪骤降，就有梅花枝头挂满，凛冽寒风中，芬芳尽显，幽香飘溢。不得不说这梅，算是树中的一朵奇葩，但也只有这种品性方能配得上冬日。你可以说梅花是品性高洁，不与群花争朝夕之长短，也可以说她是韬光养晦，一朝龙门，独占鳌头。但她却是在忍受了苦寒的磨练后方有这般修为。而那只谓能“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烟柳也不能免俗，虽绿意犹在，但大都被锁在浓浓的大雾里，似怒非怒，似喜非喜，难堪全貌。被温度禁锢的池塘也仿如被这雾气所感染，醒得太迟，就算微风徐徐而来也吹不起一丝涟漪。

遍观整个四季，有谁能如她这般，集杀手的凌厉与闺中女子的柔媚为一体。寒风的刺骨凌冽仿若利刃刀刀割人性命，可那纯净无暇的白雪却犹如垂首呢喃着它的纯洁。雪花是美丽的，一朵朵六角小花，玲珑剔透，粉雕玉琢。雪花是高洁的，她润如羊脂，她轻如柳絮，她白如云朵，她雅似芦花。几乎所有的女子都无法拒绝绝初雪的绝美，初雪的日子，畏寒的女子若看到那一片片纷飞的雪花，有几个能忍住纯洁的诱惑，不去一观。那神奇的雪花，犹如仙子的眼泪自天而落，安然随风，旋转着追逐着，飘飘洒洒，飞来纤尘不染，落地点点不惊，不一会儿就能造就一个白色的世界。虽遍眼素白，却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缤纷绚丽，看不透尘埃，哪里都是这般纯洁，冰冰的触感，勾起了千丝万缕的思绪。

我不知你是否也如我这般对凛冽的冬日一往情深，但在阡陌初雪纷飞的日子里，隔雾闻，闻梅香，我已嫣然陶醉。

(苍梧)

岁月的童话

雪莱说：“冬天已经来了，那么春天还会远吗？”很多人都把这句话视为金玉良言，可是我却困惑于为何人们只知道去期盼短暂的春天而故意忽略冬日的美丽。

我的老家在一个普通的中国式乡村村落，一年之中除了冬季，其他的日子都安静得令人心悸。村子里的成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只留下一双老人和几只老狗看家护院罢了。可是这种伤人的寂静不管在这里盘踞的有多深刻，只要凛冽的北风一吹起，村子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他们要干什么呢？准备年货呀！

几家拼在一起宰了一头肥猪，家里的鸡鸭鹅舒适的过了一年生命到这里也画上了句号。一时间，屋子里，院子里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腊肉。老人们大白天的就坐在院子里，边享受和煦的阳光边编织着手里的竹篮，脚边还放着一台年代久远的收音机不时发出一些唧唧呀呀让人听不懂的小调。可是老人们听得非常开心，一边跟着哼唱一边开始摇头晃脑，那模样真的像极了天真的孩童。

天气渐冷，离家的游子们也一个个的飞回了这里。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带回一个个鼓鼓的袋子。嘴馋的孩子忍不住打开袋子寻找着有没有他们期待的零食，而孝顺的儿女们把营养品和新买的衣服送到老人面前。老人们除了乐呵呵的训斥孩子们不要乱花钱，就开始唠叨起今年的收成来。

每年的冬天都是一样的凛冽，奇怪的是大家的心里都是暖洋洋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大家都决口不提在这一年里的心酸与不易，就只是尽情在这几日子里玩耍与嬉戏。男人们聚在一起赌钱，女人们则在忙着准备下一顿的饭菜。而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脱离学校的孩子了，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三五一群手里拿着鞭炮，走一个地方就打个响，那声音吓

(杨肖雅)